

# 民国第一位 死于自杀的女影星



艾霞

## 身兼编剧与主演的 女明星

在上世纪30年代,艾霞在上海的影视圈曾经那样炫目。与同是才女明星的王莹相比,艾霞更是一位不可多得的美才女。她与王莹是非常好的朋友,在当年上海的电影界,她们被称为明星双璧。艾霞与王莹一样,都有过不幸的过去:16岁的艾霞为逃避包办婚姻,从北京来到上海避难,在这里,她结识了比自己小两岁的王莹。

歌舞升平的老上海,两个孤单又有才华的女子,一见面便成为密友。人与人的交往有时一辈子都是陌生人,有时也许彼此只需互望一眼,便能确定对方就是自己的知己。共同的事业,相当的年龄,同样的美貌,让她们有些相见恨晚。艾霞性格单纯任性,没有王莹成熟。在王莹面前,艾霞更像个妹妹,有什么痛苦都喜欢找王莹倾诉,让王莹帮她拿主意。时日长了,王莹也习惯了倾听艾霞的愁苦。艾霞写诗、作画、编剧,王莹也写作。她们的文章常常一起在刊物上发表。

艾霞的成名作是《现代一女性》。在这部电影里,她饰演了女主角葡萄,这个“希望用爱情的刺激来填补空虚的心”的女子,在曲折的一生里,最终从爱情的迷梦中觉醒过来,走上“光明”之路。让观众更感兴趣的是,女主角葡萄的饰演者,也是这部电影的编剧。这在当年电影明星文化素质普遍不高的情况下,艾霞的才华如同一枝张扬的花,盛放在料峭的崖壁上引人瞩目。

艾霞从1932年到1934年,在短短的两年里拍了八部戏。这让她在电影界迅速崛起。可是成名并不能给艾霞带来更多的快乐,她常常向王莹诉说内心的迷惘。她的迷惘常常不是具体的事件,而是精神上的挣扎,在苦闷的社会里,她渴望能有真正的幸福生活。谁都知道,精神上的挣扎不是轻易能解决的,王莹除了给她女子之间的友谊外,在旧式压抑的环境里,她不知怎样才能让艾霞快乐起来。

## 恋上有妇之夫注定 结局悲惨

艾霞是个不容易与人亲近的女子,性格也极具双

重性。心情好的时候,她会主动与人聊天,但也仅止于聊天。除了王莹,她再难让自己与某个女子亲近。在她的身上,有着文人惯常的敏感脆弱,这样的敏感常让她更能体会到苦闷社会里的悲凉。她因感女人的处境,无论怎样辉煌都难逃依附的尴尬。对旧时代的无奈,对男人情感上的依赖,让她无可奈何。

有时,艾霞也买名牌得衣服,出入高档场所,在纵情的欢乐之后,常会有更深的孤独,那种孤独无以缓解。另一方面,艾霞的父亲经商失败,陷入困境,全家上下需要她接济,这让艾霞在经济上感到很吃紧。经济上的压力,是艾霞无法快乐的又一个原因。每天都奔波在路上,写作、拍戏,不知何时才能过上自由的日子。

然而,艾霞与王莹说得最多的不是这方面的事,而是爱情。她恋上了一个林姓的有妇之夫,沉醉在一种哀乐的梦想中。王莹不止一次地劝过她,希望能寻找一份纯洁美好的感情。艾霞却说:“恋爱的滋味是辣的,不是甜的。林先生已答应我,他要和妻子离婚,和我结婚,并保证只爱我一个人。我相信他!”

身陷在爱情中的女人,是没有智商的,也是听不进任何劝告的。艾霞与那位林先生恋爱,却不能让自己纵情地快乐。

艾霞一直不明白哪里出了问题,她分析不出自己,却在作品里,下意识地流露出了困惑的原因。如何过上光明幸福的生活?如何摆脱旧女性的种种束缚,让精神得到解放?艾霞有这个潜意识,却并没有看到一个明确的方向,因而在情绪抑郁时,常常会陷入难耐的空虚。那时的艾霞像是变了一个人,她情绪倦怠,不思梳洗,也不化妆,夹着纸烟,头发蓬乱地走在大街上,或在酒馆里借酒浇愁。她思考问题总喜欢往坏处想,天生没有乐观精神,又生就一副叛逆的骨头,不愿随遇而安。

就在艾霞的精神困扰在死胡同里时,她的情感大厦也倒塌了。林先生不但没离婚,还与别的女人打得火热,艾霞心痛不已,失去了最后的方向,她说:“我最爱的人,便是最欺骗我的人啊!”往日的誓言变得比纸还轻,整个人如同掉在地上的玻璃,四处都是尖利的伤口。艾霞回到凄清的住处,等待她的只有一只小猫。她抱起小猫,眼泪情不自禁地掉下来。

## 仅二十二年的短暂人生

这是1934年的2月12日,腊月廿九,在春节就要到来的日子,大上海的商铺、酒馆异常热闹,在喧哗的背景里,艾霞内心的绝望变得比往日更为猛烈,觉得有些走不下去了,此时,她心里想的只是王莹,只能去找王莹。艾霞此时对王莹的依赖,比任何时候都强烈。艾霞一路走得跌跌撞撞,几乎是冲进电影公司的化妆室,脑子在瞬间也是一

片空白。

王莹那时正在拍电影《同仇》,片场休息补妆。她看见艾霞冲了进来,头发披散、眼睛明显哭过,面色焦虑又忧愁。艾霞的这种表情,王莹也不是第一次见,她不用问也知道,准是艾霞的感情出现问题了。这早在她的意料之中,王莹不止说了一次,自己都觉得烦了,像这种事情,只有当事人自己解救自己,外人无论怎么做也是隔靴搔痒。王莹本想劝慰几句,但还要接着拍片,加之晚上早就约了人,就把艾霞的事往后推了推,说回头再找她说。

艾霞听了,没有马上走。她低垂着头,像个找不到回家路途的无助小孩。又站了一会,王莹要去片场了,艾霞才不得不转身离开。没有可以倾诉的人,艾霞异常悲伤地走在街上绕了一圈又一圈。回到家,觉得太累了。她解决不了这个社会的问题,解决不了这份悲伤的情感,她能做的只有逃避,逃得远远的,让欺骗与痛苦再没有机会侵袭她。在当晚,艾霞吞烟自尽。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人生是苦痛的,现在我很满足了。

恋爱的失败,不是艾霞自杀的全部原因,但占据了大半。她曾经叹息过:“眼泪同微笑,接吻同拥抱,这些都是恋爱的代价。要得到这够味的代价,这够味的刺激,就得赔上多少的精神,结果是什么?无聊。”在那个年代,女性对于情感的依赖比现在重。即使在阮玲玉经济独立之后,依然想在情感上依赖于男人,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有安全感。

艾霞一直在寻找解救自己的路途,最终也没有找到。艾霞死时才22岁,她在诗里写:“今天又给我一个教训,到处全是欺骗,我现在抛弃一切,报恩我的良心。”艾霞之死,让王莹痛哭不止,觉得自己没有帮好友摆脱困境,如果那天她与艾霞能坐下来说话,也许她不会死。但外人都能看出,艾霞的死,来自于当时的社会。女性软弱依附的心理,让她们无法自信地生存。前有艾霞,后有阮玲玉,都想去一回新女性,可是,怎样才能做真正的新女性,不被当时的社会所伤?她们一直没有寻找到答案。

柯灵在《悼艾霞》中写:“艾霞不是弱者,可是她终究不能不受摧残。她是现实矛盾和时代苦闷的牺牲品!她走上这条末路,是多年挣扎斗争的不幸结局。”

可惜的是,艾霞的死并未能引起当局该有的警醒,反而成了一些无聊小报赚钱的谈资,这对艾霞是不敬的,也是悲哀的。也正是因为艾霞之死被无聊小报扭曲,才有了后来蔡楚生导演的《新女性》一片。电影里的韦明便以艾霞为原型创作,饰演者阮玲玉成了继艾霞之后,另一个不幸的牺牲者。她们渴望做新女性,最终还是无法逃脱旧式女性不幸的结局。这是她们的悲哀,更是那个时代的悲哀。

选自叶细国《民国女子》

# 宋庆龄为何 不葬在中山陵

## 宋庆龄生前嘱托安葬 于万国公墓

在南京中山陵园环绕中山陵的附葬诸墓中,廖仲恺与其夫人何香凝的合葬墓,面积不大(占地仅20亩,不远的谭延闿墓占地300余亩),但风格卓异,引人遐思。此墓也是设计中山陵的建筑师、英年早逝的吕彦直的作品。廖仲恺夫妇都是最早的同盟会员,是中山先生最亲密的战友和助手。据记载,中山先生弥留之际,曾亲嘱何香凝:“我死后,请善视孙夫人……”

听到肯定的回答后,孙中山握住何的手:“廖仲恺夫人,我感谢你……”共同的遭遇、经历和事业,使宋庆龄与何香凝的“命运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其关系无论公私都非同一般。何的子女从小就尊称宋为“叔婆”或用英语称之为“安娣”。何香凝逝世9年之后,宋庆龄病逝于北京。在逝世前半个月,她被授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名誉主席称号。有人猜测,她是否会与何香凝一样合葬中山陵?

出乎猜测者的预料,她的遗体火化的第二天,骨灰就由专机运往上海,安葬于万国公墓的宋氏墓园。这么做完全是出于尊重她生前的嘱托、安排。在她逝世前3个月,被她一直尊称为“李姐”、16岁就到她身边帮助料理家务达53年之久的李燕娥因病逝世。宋庆龄嘱咐李的骨灰与她的骨灰要葬在一起。在她为此给私人秘书的书面指示中,“画了一个草图,标明李姐和她自己墓碑的位置应在她父母合葬墓的

左右等距,都平放在地上”。

## 宋庆龄不想分享孙中山的历史业绩

宋庆龄为什么没有提出与孙中山合葬或附葬于中山陵?廖承志在《我的吊唁》一文中解释说:她一生地位崇高,但她从未想过身后作什么特殊安排。台湾有些人说,她可能埋葬在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她想也不曾想过这些。中山陵的建造构思,她不曾参与过半句,也不愿中山陵因为她而稍作增添,更不想现在为此花费国家、人民的钱财。

宋庆龄传记的作者爱泼斯坦补充说:她会认为,孙中山的历史业绩是他的功勋,她不应去分享。另外……解放前,国民党中曾有人对她作为孙中山遗孀的地位妄加誉议(在1922年中山舰事件之前,虽然已结婚七八年,但国民党内仍有人故意称她为“宋小姐”,以示不承认她的“孙夫人”的身份。此后,这种无聊没有了,但所谓“名分”问题并没有树静风息),她气愤地说,“他们可以说我不是孙夫人,但没人能够否认我是我父母的女儿。”这也许可以作为另一个原因。她父母的墓地在文化革命中曾遭破坏,后经周总理下令修复。是不是因此而使她觉得她必须永远陪伴在她父母身边?她一生为公,但在她看来,死是私人的事情。爱泼斯坦的三条补充措辞相当谨慎,分别用了“她会认为”“这也许可以”“是不是因此而使她觉得”等推测、揣摩传主心态的说法。廖承志的解释,也没有引述宋庆龄的原话。看来,个性娴静、内敛,思想

却绝不封闭、肤浅的宋庆龄,给研究者们留下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谜。

不过从世俗的眼光看,将逝的生命渴望回归本原,渴望“落叶归根”,也是“圣人弗禁”的常理常情。北方有句俗话,女儿是母亲的“贴身小棉袄”。宋庆龄怀着某种歉疚之情依恋双亲,尤其是她的母亲。已年过八旬时,她在一封私人信函中回忆自己22岁时在上海不辞而别,投奔流亡日本的孙中山并举行婚礼:我的父母看了我留下的告别信后,就乘下一班轮船赶到日本来,想劝我离开丈夫,跟他们回去。我母亲哭着,正患肝病的父亲劝着……尽管我非常可怜我的父母——我也伤心地哭了——我拒绝离开我的丈夫。

1931年7月23日,宋庆龄母亲病逝于青岛,流寓柏林的宋庆龄立即启程回国。在火车上,当她听一位亲戚讲述她母亲患病及去世的经过时,十分悲痛,“几乎哭泣了整整一夜”……

正如笔者不久前在一篇文章中所写的,宋庆龄生命历程的最后两三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又一次最有希望的年代。1979年2月,她在写给一位美国人的信中说:民主和法制开始占上风并显示出来……最近举行的党的三中全会是一重大胜利。

也许濒危之际的宋庆龄感慨于自己的爱倡和导师的身后命运,以归葬家族墓园的至嘱,含蓄又确定无疑地表示自己对于造神和迷信盲从的民族性痼疾的决绝乃至警示?

来源:南方周末

# 为甲虫错失 感情的达尔文

## 自鉴智力

在他父亲的眼里,达尔文非常懒惰,父亲曾表示,除了射击、养狗和捉老鼠外,其他事物完全不能引起达尔文的兴趣。曾经有一段时间,达尔文立志成为一名医生,但是他害怕看到血液,最终遵父命前往剑桥大学读神学。

晚年达尔文在《回忆录》中写了一章“对我的智力的评估”,说自己“既没有极其敏锐的理解力,也并非十分机敏。”达尔文还自己的记忆力在某些方面极差:任何一个日期,或一行诗句,过不了几天,就会忘记干净。

## 丧失高尚审美

达尔文回忆录中说自己“可悲地丧失了高尚的审美兴趣”。他觉得莎士比亚枯燥乏味,而音乐只会引发“过分亢奋地去思考自己当时要干的工作”。他喜欢听家人朗读戏剧结尾的幻想小说,“依照我的趣味,如果长篇小说中的主人公全都不能使人产生真正的热爱,那么,它就不能称作第一流的作品;如果主人公是一位温柔姣美的女郎,那就更是佳作。”

## 甲虫情敌

作为一名动物学家,达尔文可算是自学成才。他用了将近8年时间研究如何对甲壳

动物进行分类。据说在大学期间,他曾因为在虫子身上花去更多的精力而忽视女友,错失了一段感情。

## 达尔文龟

在耗时将近5年的“小猎犬号”航行过程中,达尔文总共写下了368页动物学笔记、1383页地质学笔记、770页日记,收集了1529个保存在酒精瓶里的物种标本、3907个风干的物种标本。还从厄瓜多尔加拉帕戈斯群岛带走几只活龟。传说当时5岁大的哈丽雅特正是其中之一,2006年,它活到176岁才在澳大利亚一家动物园去世。

## 老婆比狗好

1839年,达尔文与表妹埃玛结婚。他表示,拥有一个老婆当然“比拥有一只狗更好”。婚后不久,埃玛写给达尔文一封信,表明自己虔诚信仰上帝,但十分尊重达尔文的科学研究,希望为家庭幸福而互相谅解,使爱情日增月长。达尔文后在此信上注了一行字:“当我离开人世时,要知道,我已多次吻过此信,并在上面落了热泪。”两人共同生活了43年,共生育10个孩子,其中7个活到成人。

## 脸红之谜

达尔文总共写了16本书,其中包括讨论人类和其他动物

情感的长篇论文。在他看来,脸红可能是撒谎的一个迹象。

今年为纪念达尔文诞辰200周年,《新科学家》杂志要求一些顶级生物学家指出生物领域中的最大的未解之谜。有的生物学家认为,这个难题就是人为什么会脸红。

## 鸣谢先驱

达尔文第一个科学地论证了生物演化,但之前,有一些学者已具有演化思想,包括他的祖父伊拉兹马斯·达尔文。在《物种起源》第一版,达尔文对这些先驱只字不提,招来其论敌的尖锐批评。达尔文从善如流,在《物种起源》第三版加了一篇“史略”,简述在《物种起源》发表之前20多位学者有关生物演化的观点。这篇史略常被批评写得过于粗糙,不过倒没什么遗漏,其中有些人其实是神创论者,因为个别言论与演化沾边,也被收集进去。

来源:北京晚报

